



邾選

唐宋從祀名邾巽今從之

家語邾選字子飲

史記邾巽字子飲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飲文翁圖作

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邾選邾音圭所見各異

古史邾巽字子飲魯人

邾或作邾索隱曰文翁圖作國蓋避漢祖諱也

贊曰

彼美邾子

先聖是承

墻仞已及

堂陛將升

良玉斯琢

寒水必冰

錫壤平陸

茂實騫騰

又

展矣子歛

孔子高弟

模範將聖

博聞六藝

斯為達者 顯於當世 追封列候 流芳永裔

公西與 唐從祀名公西與如宋改為公西與今改為公西與如

家語公西與字子上 何孟春曰公西與一作如魯人字子之一作上

史記公西與如字子上 鄭玄曰魯人

古史公西與字子上

公西箴 唐宋至今俱從祀

家語公西箴 音字子尚一作

史記公西箴字子尚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尚古史同

贊曰

猗爾子上 魯邦之望 以德則貴 惟道是昌

師聰師明 友直友諒 伯于祝阿 儒風斯揚

又

魯多學者 服勤游聖 祝羸惟肖 箴也成性

綽有餘裕 是以為政 追侯於徐 用均大慶

懸匱

不入祀

家語懸匱

一作豐

字子象

何孟春曰懸匱今家語作懸匱字子象禮記檀弓篇懸子疑即

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

史記古史不載

右夫子七十五弟子皆升堂入室者

史記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

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

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

篇疑者闕焉

贊曰

教經闕里

道在陬鄉

異能就列

秀才升堂

依仁游藝

合志同方

將師宮尹

俎豆琳瑯

惜哉不霸

空臣素王

揚子曰螟蛉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父則肖之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

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

蘇子曰孔子弟子高弟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

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

陳亢又見於論語故并錄之凡七十九人

史語弟子列傳載顏回及公孫龍顯有年名及受業

聞見於書傳者三十五人而公伯察與焉其無年有

名不見書傳者冉季至公孫箴四十二人共七十七

人蓋孔子所謂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皆異

能之士是也小司馬亦謂家語數同今按家語止得七十五人中間姓氏亦復差異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績又史記所無又索隱云文翁圖有蘧伯玉林放申棖申棠今石室圖七十人亦無所謂棖與棠者考之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字爵號天下始並從祀杜祐通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用之懸豐今家語作懸亶字

子象而祀典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子徒申績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則邦即國也績即黨也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之誤耳論語釋文申棖孔子弟子鄭康成云申績而績即績字之誤文翁圖有申棖石室圖有黨無棖是以黨為棖也後漢王政云有羊羔之繫無申棠之欲是以棖為棠也則黨固為棠而棠又為棖也二申猶二琴本一人而二祀薛邦即鄭國而亦為一人以之並祀不已賣乎

象山陸氏曰夫子生於周季當極文之弊王者之迹熄書訖詩亡亦已久矣載贊之興方羊海岱江淮河濟之間莫能用者歸而講道洙泗賢顏氏之樂大林放之問嘆魯黜之志重稱南宮适禹稷射稼之言眷

春於柴參之愚魯而終不能使予賜偃商由求之徒  
進於知德先入之難接積習之錮人乃至於此夫子  
既沒百家並興儒名者皆曰自孔氏顏淵之死無疑  
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自子夏子游子游子張猶欲強  
之以事有若  
他何言哉

### 孔門弟子姓字歌

孔門弟子姓字見諸家語論語史記等書金華張君孟  
兼稽考異同集為章句以便記誦即古急就之義也其  
文曰繫昔聖門弟子三千身通六藝七十二人德行者  
稱顏回子淵冉耕伯牛閔損子騫及冉雍仲弓為四科  
之先宰予子我並魯人端木賜子貢衛人言語是稱賜言多  
中乃多才藝仲由季路陳人冉求子有魯人政事並著言優

子游吳人卜商子夏衛人文學著名孰可方駕曾參子輿純

孝全歸父點子皙浴沂舞雩回父無繇並魯人仲由同字

有公皙哀齊人字以季次縣成子祺左郢子行並魯人樂欬

顏噲同字子聲其字子羽澹臺滅明並魯人子之是字

公祖句茲亡其有秦非亦字子之孔忠子蔑叔仲會子

期乃子旗字者粵巫馬施顏之僕子叔申棖子續商瞿

子木並魯人蘧瑗伯玉衛人有若子有公伯寮子周並魯人其

申黨者一作續止字曰周亡司馬黎耕宋人乃字子牛顓孫

師子張陳人公冶長子長齊人一字子禽其陳亢子亢陳人名

而不字唯句井彊高柴子羔並衛人公肩定子中亡有南

宮适子容魯人薛邦子徒亡公西箴魯人及西公與如亡字

子上同穰駟赤子徒秦人廉絜子庸衛人漆雕開魯人琴牢子

開字同宓不齊子賤並衛人步叔乘子車齊人其漆雕哆邾

巽子歛字俱並魯人粵梁鱣者其字叔魚齊人秦祖子南秦人

燕伋亡樊須子遲齊人亦有后處字以里之亡原憲魯人同

字子思鄭國榮祈亦字子徒子期伯處子析公夏守子

乘施之常子恒並亡公良儒子正陳人冉孺子魯冉季子產

字子柳者顏辛並魯人字子象者縣亶石作蜀子明並亡公

孫龍子石楚人商澤子季奚容箴子哲之罕父黑子索其

原亢籍仍字子籍並亡字子丕者曰惟秦商楚人秦冉字開

顏祖字襄並亡任不齊子選楚人曹卹子循漆雕徒父日子

文顏高刻一作子驕鄒單子家並亡顏何字冉公西赤子華

並魯人猗與多賢升堂入室慨舉世之所傳名固踰乎七

十乃稽紀載尚遺其實家語史遷所錄不一嗟嗟小子

何敢忘逸爰重列以自識俾蒙士之易述其不銓次豈

緣聲律不躋之臯莫敢自恤尚同好事之君子幸有以

釘愚之失按蘧伯玉林放祀于其鄉申棖去黨止祀其

年誠盛典也然此歌載輟耕錄便於初學記誦故錄之

郡國志王屋縣有孔子學堂西南七里石室臨大

河水勢湍急五里之間寂無水聲如似聰義

輿地志贊皇縣有孔子嶺上有石室寬博其石相拒  
若楹柱有石人若執卷之像 戴延之西征記曰金  
鄉焦氏山北數里有漢司隸校尉魯俊冢前有古石  
祠堂堂壁皆有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  
婦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像皆刻石記之

七十子外弟子門人

叙曰太史公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

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然則七十二弟子之外當  
時遊於聖人之門者蓋亦衆矣其來不拒其去不追  
謂非教誨之所及不可也故錄其書傳可考者數人  
畧述如左無者闕焉

顏雝由

孔子於衛主顏雝由

史記作顏濁鄒正義濁音卓鄒音聚顏卓聚非七十七人數也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  
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  
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  
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



断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韓非子

項託

項氏以國為姓項托八歲服孔子淮南子曰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

有以聽其言也

論衡曰按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謂項託之類也

公罔之裘序點

公罔之裘序點與子路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

堵墻焉詳見聖蹟

牧皮

牧皮力牧之後與琴張曾皙孔子之所謂狂也人物考

林放

林放字子丘魯人問禮之本孔子大之

孺悲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

使之聞之

陳氏暘曰古人之論瑟謂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萬物生蓋君父節臣子義人之道也四時和萬物生天之道也學聖人者樂得天人之道而已是瑟者樂道之器歌者樂道之聲孺悲子欲見孔子非有樂道之心也孔子辭以疾取樂道之器示之以樂道之聲其意雖教實愧之也豈非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與孔子辭孺悲以疾猶孟子辭齊王以疾也辭孺悲以疾而歌瑟猶辭齊王以疾而出帛也蓋孔子孟

道也

後從學士喪禮於孔子

詳見聖蹟

鄭氏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又曰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喪於五禮屬凶

呂東萊曰士喪禮之存皆孺悲之功亦夫子不屑教誨之力若非後來進德夫子無緣與之

### 孟懿子

孟懿子名何忌孟僖子之子也初僖子將死召其家老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懿子問於孔子曰文王有胥附本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

已上俱見聖蹟

定公元年懿

子會城成周獵得麇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懿子適至求麇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傳曰夫子不忍麇又豈忍吾子乎

薛應旂曰懿子以父命學於孔子宜亦有聞矣顧乃圍邱墮費伐邾大都與州仇同事則其毀夫子也豈特叔孫之罪哉噫孔門且然無怪萊公之有丁謂也

### 孟武伯

孟武伯名彘又名洩懿子之子也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季孫告叔孫孟孫二氏不可冉求謂季孫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

於諸侯矣退而蒐乘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  
右師奔齊人從之武伯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  
顏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嘿洩曰驅之十四年懿子  
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於衢聽共弗許懼不歸成  
成孟氏邑也初武伯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  
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武伯怒襲成從者不得  
入乃反武伯鞭成有司之使人至是懼故不歸云

季本曰哀公康子相繼問政意雖惓惓而無有為之  
志叔孫武叔又惡而毀之孟懿子之子武伯亦從門  
下問孝及問由求之仁然未能離師  
輔而不返也乃卒為習俗所幸惜哉  
薛應旂曰何忌圍邾墮費連年伐邾兵爭  
不息武伯負氣好勝其亦有父之風與

### 儀封人

儀封人衛人掌封疆之官也孔子過衛封人請見從  
者見之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或曰封人儀姓族  
出晉陽徐有儀楚陳有儀父行云

### 公父文伯

文伯穆伯之子也陽虎囚季桓子逐文伯奔齊及陽  
虎敗適趙氏齊與魯平文伯歸魯其母敬姜使事仲  
尼及孔子去魯文伯送孔子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  
珍後以好內聞早死母敬姜惡之不哭

### 司城貞子

司城貞子宋大夫之賢者也孔子去衛適宋嘗主於其家

闕黨童子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云云

互鄉童子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人潔已以進云云

世子

儒家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漢志

周人世碩以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情各有陰陽善惡在折養焉故世子作養性書一篇安子賤漆雕開公孫尾子之徒亦論性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有

善有惡論衡本性篇

左氏

唐貞觀間從祀宋封中都伯至今從祀

漢書古今人表左丘明仁人上中等

一云楚左史倚相之後一云魯人也為魯太史令人皆作左丘明

左氏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其文緩其指遠將令學者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深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

左丘明國語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曰春秋外傳

胡氏曰考論語左丘明耻之章丘明似孔子前輩人作春秋傳者自孔子卒至智氏滅二十七年然後絕

筆似孔子後來人况左氏单姓  
左丘覆姓焉可以一人言之乎  
薛應旂曰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  
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常昭咸高其人治  
其章句迨宋儒因唐韓子論左氏浮誇柳子謂其說  
多淫遂謂魯論所載左丘明非傳春秋者於是折一  
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石言於晋神降於華  
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傳疑  
春秋所許以是為浮淫而并疑夫子之所稱過矣鄭  
夾滌誌氏族亦立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  
在魯論者則居於左以地為氏者也至考其誌詳載  
氏族終無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往見余太史子  
華氏歷證左丘明即傳春  
秋者今山東通志可考云

贊曰

猗與左氏 聞道素王 依經作傳 徽旨用彰  
詞有餘韻 人希末光 慶封錫壤 光魯之疆

曾子門人

叙曰曾子傳聖道及門之士尊聞行知而得心傳  
者子思一人而已觀大學傳明新至善之旨粹且淵  
矣非子思誰能脩之世傳曾子書詞氣褊迫非親撰  
者蓋曾子之教敦篤城確孝弟為先弟子掇述遺言  
意真詞質論述孝弟之道居多其與變詐之徒馳說  
騁辨者相懸矣茲擇可見者叙述於篇

子思孟子 俱見前

陽膚 朱子曰陽膚曾子弟子

漢書古今人表陽膚中上等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襄朱子曰子襄曾子弟子

孟子曰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云云雖千萬人吾往矣

公明儀按儀先為子張弟子子張卒後為曾子弟子蓋卒業於曾子也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君子之所以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大戴禮

孟子曰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

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又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陳氏曰公明儀曾子弟子

沈猶行朱子曰沈猶行曾子之弟子

孟子曰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行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未有與焉

公明高

朱子曰公明高曾子之弟子

漢書古今人表公明高中上等

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於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慙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樂正子春

吳氏曰樂正姓子春名曾子之弟子也

漢書古今人表樂正子春智人上下等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

子春曰善哉爾之間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躰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刻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躰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以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大戴禮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傷之吾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公明宣

陳氏曰公明姓宣名曾子弟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何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敬而不懈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廟庭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

說苑

單居離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誠有之乎曾子曰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

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金曰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

大戴禮天圓篇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從而不敢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違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亂之所由興也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若夫坐如尸坐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又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為已望也



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  
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  
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

又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  
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誦事兄  
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俱大戴禮

孟儀曾子弟子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云詳見曾子考

公孟子高曾子弟子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

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  
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遂巡曰大  
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為  
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  
知慮微達而不能愚

子路門人

叙曰按成回雖老尚欲天年善終由也不得其死然  
則好勇過之乃智不門人若也噫

成回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

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  
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  
年七十常恐行郢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  
首曰君子哉

子夏門人

叙曰子夏留意經術而公穀興春秋之教有傳矣然  
子方之後為莊周其輕世肆志之談有以激之也是  
故君子之教必以中和為主

公羊氏至今  
從祀

漢書古今人表公羊子中上等

名高齊人也受經於子夏所傳春秋者非一其中亦  
有非常異議不經之論至使賈逵謂公羊可奪左氏

可與公羊春  
秋序何氏之意以為三科九旨者意也公羊

疏公羊辭義清雋斷決明審荀宏  
傳

戴宏序子夏傳與公羊高傳子平傳地地傳子  
敢敢傳子壽至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  
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其後董仲舒以公  
羊顯於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  
鄭玄曰公羊善於讖  
休之注引讖為多

贊曰

高也解經 辨惑咸服 學官所傳 齊名左穀

追獎肇封 衆心允屬 闕典彌縫 斯文載郁

穀梁氏 風俗通名赤子夏弟子至今從祀

漢書古今人表穀梁氏中上等

名淑字元始魯人也一云名赤周末魯人赤受經於  
子夏為經作傳故曰穀梁傳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

敗以存勸戒一字之褒寵踰華充之贈片言之貶辱

過市朝之槩 穀梁序

穀梁善於經 鄭玄六藝論

顏師古曰名喜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傳孫卿卿傳  
申公申公傳江公孺林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於魯申  
公傳魯榮廣皓星公受焉蔡于歲周慶丁姓皆從廣  
受晁氏曰應劭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縻信  
則以為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為名淑字元始  
皆未詳也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至漢  
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贊曰

仲尼作經 獲麟絕筆 赤地發輝 奧義斯出

立學名家 道降聖日 列爵疏封 式崇儒術

段干木

漢古今人表段干木上下等

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

段干木晉之駟瘡家也學於卜子夏子夏居西河魏文侯師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閭則式之其僕曰君胡為軾之曰段干木賢者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如德財不如義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吾安敢高之其僕曰君何不相之於是請相之致祿百萬段干木不肯受國人頌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

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遂按兵不敢攻說苑文侯往見段干木干木避之文侯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又責吾禮無乃難乎說苑

田子方

漢書古今人表田子方智人上下等

子夏門人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之其御曰公家

之畜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以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

矣

通鑑外紀

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青白衣侍於前子方曰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子方曰臣以君之心為足今又滋甚君寵此子也又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兵革

罕用

外紀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群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悅之色太子亦然田子

方稱曰為子起與無如禮何不為子起與無如罪何請為子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若是工尹曰吾向望見子之面而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說苑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

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聳於官也文侯曰善  
田子方渡西河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  
簞席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為人君下車待之翟  
黃至而睹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子方曰嚮者  
望子以為人君子至而人臣也何以至此黃曰昔者  
之所賜臣也子方曰何賜之厚也黃曰昔者西河無  
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  
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  
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  
克而魏國大治進此五大夫爵祿倍以故至此子方

曰可子勉之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黃曰君毋  
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  
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  
也臣所進者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相子方曰吾  
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終其次也

說苑

田子方問唐易鞫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  
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  
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

所以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

韓非子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

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絕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說苑太子擊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太子不悅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亡其國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亡其家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已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太子道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君臣益親百姓益附是得友士之功吾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獻是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未見以智

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說苑

### 孟子門人

叙曰孟子稱君子所教者五是故化雨若顏魯成德若閔冉達才如由賜問荅如樊遲而私淑艾則孟子一人而已孟子繼孔子而立教者也信善如樂克庶幾成德而公孫丑萬章陳臻克虞之徒直答問之而已其視孔門諸賢何如哉然自押闔與而士習詭隨甚矣幸有數子相與講詩書明王道叙仲尼之教有

洙泗遺風萬世之下得並稱曰鄒魯羽翼之功豈其微哉

### 樂正子

漢書古今人表樂正子中上等

樂正子齊人仕於齊告孟子之賢於魯平公將往見

之嬖人臧倉沮之而止見孟子考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其喜

曰其為人也好善文選褚淵碑注

孟子嘗稱之曰善人也信人也蓋門弟之最優者

齊伐魯魯平齊索岑鼎魯以贖往齊人曰質也蓋使

樂正子徵之樂正子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

鼎樂正子曰臣亦愛臣之信韓非子作樂正子春未知孰是

淵穎吳氏曰子謂樂正子未知信者也行苟合義雖言不徵不害為信義一不合徒務徑情直行是則尾生之抱柱也今夫齊魯相攻危急旦暮耳一鼎豈敵一國家哉然宗廟重器不敢輕以與人彼方以不義徵吾信吾則以贖奪真亦兩相當者何必苦愆愆然哉

宋徽宗宣和三年勅封利國侯配享孟廟

### 公孫丑

漢書古今人表公孫丑智人上下等

公孫丑齊人學於孟子知言養氣性善王伯之論因

丑問而發之最為詳盡及卒葬鄒縣城北十里公孫



丑社

成化十九年鄒縣尹張泰表其墓追封壽光伯配享孟

廟

杜預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以王父字為氏然則公孫皆自公子之後為氏有自矣

萬章

漢書古今人表萬章中上等

萬章齊人問堯舜禹禪繼伊尹孔子百里奚出處與交際之禮不見諸侯之義孟子因之以作七篇之書及卒葬鄒縣城西南十里萬村坊郭社

成化十九年鄒縣尹張泰表其墓追封博興伯配享孟

廟

公孫丑萬章二子墓在鄒縣疑俱是鄒人或以為齊人者非

浩生不害

浩生不害齊人嘗問樂正子於孟子得聞信善美大聖神之說焉追封東阿伯配享孟廟

趙註告姓名不害孫奭云告子名不害盡心篇有清生不害疑為告子姓名不害字浩生然趙註又云浩生姓不害名則是二人矣但不知趙註何據薛氏人物考獨遺告子豈即以浩生不害為告子耶

陳臻

陳臻齊人嘗問孟子辭受齊薛滕餽金之異及勸王發棠致望於孟子云追封蓬萊伯配享孟廟

充虞

充虞董孟母之喪而疑其木美及孟子去齊又疑有不豫之色蓋以事親事君之道求學於孟子者追封昌樂伯配享孟廟

屋廬子

屋廬子名連與任人辨禮與食色輕重及問見季子與不見儲子之義蓋得聞而自喜云追封奉符伯配享孟廟

徐辟

徐辟與孟子論夷子厚葬其親因得聞一本之說追

封徐原伯配享孟廟

陳代

陳代疑孟子不見諸侯得聞不可往見之義追封沂水伯配享孟廟

公都子

公都子嘗聞孟子義內之說及孟子好辨之故追封平陰伯配享孟廟

彭更

彭更嘗疑孟子傳食諸侯為泰孟子他日又曰皆所不答也彭更有二焉追封雷澤伯配享孟廟

高子

漢書古今人表高子中上等

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南軒張氏曰小弁凱風其事異故其情其辭異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是漠然無親當凱風之事而怨心遽形是歸過於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賦夫仁矣故皆以不孝斷之怨一也由小弁之所存則為天理由高子之所見則為人欲不可不察也

及觀山徑溪間之諭後又流於他道者追封泗水伯

配享孟廟

咸丘蒙

咸丘蒙問舜南面而朝君父之事因得聞說詩之法焉追封須城伯配享孟廟

正義曰孟子弟子齊人也按春秋威公七年有楚咸丘杜預曰咸丘魯地以此推之所謂咸丘蒙者豈咸丘之人有以蒙為名者邪乃云齊人蓋魯國孟子時為齊所侵故咸丘為齊地

桃應

桃應設問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何如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蓋設辭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追封

膠水伯配享孟廟

盆成括

盆成姓括名未詳何國人為人小有才未聞君子之

大道然亦從學於孟子者虞君嘗謂之曰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精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托乎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蓋規之也括不悟仕齊而見殺追封萊陽伯配享孟廟

宋徽宗宣和三年勅封公孫丑等從祀孟子

東廡門人公孫丑等十人

壽光伯公孫丑

東阿伯浩生不害

蓬萊伯陳臻

奉符伯屋廬子

沂水伯陳代

平陰伯公都子

泗水伯高子

萊陽伯盆成括

承陽伯子叔疑

昌黎伯韓愈

西廡門人萬章等九人

博興伯萬章

新泰伯孟仲子

昌樂伯克虞

徐原伯孟仲子

雷澤伯彭更

須城伯咸丘蒙

膠水伯桃應

豐城伯季孫

司空孔道輔

淵穎吳氏曰戰國以儒自名者八家而四家最顯子游氏子夏氏荀氏孟氏孟氏學出於曾子子思荀卿又從而譏之曰世俗之講愚瞽儒嚙嚙然畧法先王案住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至於子游子夏亦曰是儒之賤者所重必仲尼子弓荀卿之學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亦已浸淫於異端矣所謂講愚瞽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戶如此又况鄒衍奭淳于髡墨翟以下諸子遠離惟誕何可與同傳哉荀卿既死李斯用事孟子之徒黨盡矣悲夫予故本太史公孟子列傳刪去諸子且益以高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凡十有九人云

或問孟子恁地而公孫丑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朱子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

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並軻之門人

按公明高南武城人長息之師也與曾子子思同時孟子嘗引其言云軻之門人誤云

離婁 莊子作離朱楊子法言宋咸註作離諸薛氏人物考云離婁孟子門人按史政和五年詔定孟子門人十五人並無離婁之名薛說未審何據

龍子 朱子註古賢人金履祥云不知其世然左傳有龍子名穆一曰龍叔與衛公叔戌相友善

或云即孟子所引龍子也豈宋儒未考耶

龍子嘗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

摯曰請言子之疾龍子曰吾鄉譽不為榮國毀不以

為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

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

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

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

妻子制僕隸此矣疾哉豈方能已之乎文擊乃命龍  
子背明而立文擊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噫吾見  
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  
一孔不達今以聖知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  
能已也

崔後渠銳曰孔子教人有序故學曰博文約禮治曰  
道德齊禮何也性相近也漸以一之也孟子直指本  
體故學曰求放心而已治曰善推所為而已何也性  
善也即此得之也孔子敷治孟子救亂也

通考卷之十二終

通考後跋

聖門通考十二卷余從叔比部郎  
少東公所編輯者也少東公幼與  
先考弦堂公同校討論經典毅然  
砥礪古道已而伯仲蜚英相期用  
世顧少東公履方任質不俯仰于  
時是以仕而弗獲攝柄淹延二十

通考後集  
襪蓄縮而歸慨然嘆曰通塞命也  
時不我用吾何以見世哉於是綴  
學素文編年考記起靈王訖戰國  
上下三百餘年宗孔子述群賢暨  
鄒孟諸弟子訛者斷其義佚者表  
其微其事核其辭畧羽翼聖真闡  
揚儒術洋洋鄒魯之遺聲蓋亦詳

哉世方馳騁誕蔓鉤玄術奇視聖  
道文章若贅疣然是索塗冥行疇  
克振風雅明王道余慨道術絀而  
世日降也敬為考訂登梓且以範  
世趨正教彰軌潤色夫子之洪業  
古道其有興乎嗚呼世有葩詞擗  
藻而茫然聖蹟不達茂士醇儒之

通方行跡  
學術亦可竦悟于茲夫  
萬曆辛巳秋八月吉旦從姪屋謹  
跋





